

晋宋之际山水之兴与赠答诗的诗体解放

蔡彦峰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摘要: 诗歌中题材与诗体是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 新题材的出现对诗体的发展变化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晋宋之际山水作为诗歌表现范畴的确立、山水描写艺术的发展, 使赠答诗经历了一个显著的诗体解放过程, 突破了西晋以来四言体赠答诗的发展困境, 同时确立抒情体物的新的诗体内涵, 形成了新的赠答诗艺术传统。

关键词: 山水; 五言体; 赠答诗; 抒情体物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3-0017-05

赠答诗是中国传统诗歌中重要的诗类,《诗经》以来逐渐形成了赠诗颂美的传统。这一传统的影响极为深远,晋宋以前四言体赠答诗主要即是这一艺术传统的体现。晋宋之际山水作为审美客体的确立,对赠答诗的表现内容、诗体形式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赠答诗经历了一个诗体解放的过程,形成了新的艺术传统。

一、题材与诗体: 山水表现范畴的确立与诗体的发展

题材与诗体是诗学中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范畴,二者构成一种相互影响、能动选择的关系。诗歌创作过程中,题材与诗体都不是完全被动的,题材要求诗人采用适合的诗体来对之加以表现,诗体又反过来影响诗人对题材的选择、表现及诗歌艺术风格的形成。因此,新题材的出现往往会带来诗体与诗歌艺术相应的发展变化。

东晋中后期五言体的重新发展,即与山水题材的出现有密切的关系。晋穆帝永和九年,谢安、王羲之、许询、孙绰、支遁等人组织兰亭修禊,参加者之中有26人创作了诗歌,其中既有四言也有五言,很多人是四言、五言各作一首,而五言诗中山水景物已成为重要的表现内容。如孙绰《兰亭诗二首》其二:“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前四句的景物描写已颇为成功,诗歌的艺术价值也主要这里。王羲之、孙绰等兰亭诗人虽然还主张“以玄对山水”,但其诗歌中表现山水的成分的确已有很大的发展,这是东晋中后期诗歌重要的发展趋势。丰富多样的山水之美,要求诗歌必须具有更强的表现力,在这一点上五言体较四言体具有很大的优势,钟嵘即指出五言“居文词之要”的原因,即因其“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1]。从这一点来讲,东晋中后期五言诗的重新发展,也是山水题材选择的必然结果。

元嘉山水诗就是在题材与诗体的辩证互动中发展起来的,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五言体的发

收稿日期: 2007-06-18

作者简介: 蔡彦峰(1978-),男,福建南安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 古代诗歌

展。汉魏晋五言诗是抒情言志的,元嘉山水诗一方面继承这一诗歌艺术传统,同时又赋予了五言诗体物写景的新内涵和艺术功能,正是从这一点来讲,元嘉山水诗促进了五言诗体的发展。可以说元嘉山水诗才把“诗缘情而绮靡”与“赋体物而浏亮”融合起来,也就是说将赋体的内涵与功能吸收到诗体之中,从而发展了五言体的艺术传统。谢灵运《山居赋》说:“文体宜兼,以成其美。”这里的“文体”所指的即是诗、赋两种体裁及相应的艺术功能。可见元嘉诗人在题材与诗体的互动下,已明确地认识了五言诗体的内涵,即缘情体物的结合,这就是山水表现范畴的确立对诗体的发展。五言体由抒情言志向体物缘情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也使诗歌的诗美观有新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元嘉山水诗艺术或体物入微、或情景结合,审美上或密实富艳、或清新自然,体现了非常丰富的艺术可能。元嘉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全面地恢复五言体,拓展五言体的艺术内涵,使五言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各种诗类也开始采用五言体并吸收山水诗的体物艺术,赠答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山水之兴与五言体的重新发展,使赠答诗的表现内容与诗体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阐述晋宋山水之兴与赠答诗的诗体解放,首先需要到晋宋之前赠答诗诗体的基本特点进行简要的分析。

二、晋宋之前赠答诗的发展与诗体特点

赠答诗的渊源可追溯到《诗经》,如《大雅·崧高》:“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此诗颂美申伯的才德,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与下篇《烝民》,同为赠送之作。一送申伯,一送仲山甫,以二臣位相亚,名相符,才德又相配,故于二臣之行,特赠诗以美之。”^[2]可见从《诗经》开始即确立了赠诗颂美的传统,这一点在后来的赠诗中得到了继承,成为赠答诗重要的艺术功能。春秋时又形成“临别赠言”的风气^[3],如《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曾子将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赠人以轩,不若以言,吾请以言之,以轩乎?’曾子曰:‘请以言。’”^[4]这种赠言归箴的传统对赠答诗的发展也有直接的启发与影响。

魏晋以来随着诗人群体的形成,诗人之间交往频繁,以诗赠答成为诗歌创作中重要的内容,留下相当数量的赠答诗,萧统《文选》专列“赠答”类,收录王粲至任昉的赠答诗多达72首,其选诗数为《文选》诗类之冠,可见对赠答诗在传统诗歌中的重要地位。从建安赠答诗的内容来看,一方面继承《诗经》以来形成的颂美传统,另一方面,建安时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形成“雅好慷慨”^[5]的诗美观也深刻地影响到赠答诗,从而形成了抒情言志的赠答诗新传统。如王粲《赠蔡子笃诗》、《赠士孙文始》、《赠文叔良》等,既赞美对方才德,又有春秋那种“赠人以言”的归箴、勉励,而最可注意的则是诗中表现出了真挚的情感抒发,如《赠蔡子笃诗》:“翼翼飞鸾,载飞载东。我友云徂,言戾旧邦。”友人返乡难免触动了背井离乡的诗人的情感。诗歌接下去说,“蔚矣荒途,时行靡通”、“悠悠世路,乱离多阻”,动乱之时对友人的旅途多了一份牵挂,这也为诗歌的情感表现作了一个伏笔,诗中“烈烈冬日,肃肃凄风”的环境描写,“瞻望东路,惨怆增叹”的抒情皆与此相应。王粲的赠答诗已显示出新的艺术传统的形成,这其实也是建安诗歌情性本质观的体现。从诗体来看,王粲的赠答诗仍采用四言体,语言受《诗经》的影响也很明显,王粲的成功之处在于能以情运笔发挥《诗经》句法的特长,所以能典雅而不板滞。建安赠答诗的进一步发展则是完全摆脱《诗经》四言体,而接受汉末以来形成的更具表现力的五言体,刘楨、曹植等人的赠答诗就体现了五言体慷慨抒情的艺术特点,如曹植《送应氏二首》:“步登北

邛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寂，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旧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这种赠诗完全是表现诗人悲慨之情的，《赠白马王彪》亦具有这样的特点，其他如《赠丁仪诗》、《赠王粲诗》，刘桢《赠徐干诗》等皆是抒情言志的，建安赠答诗的艺术传统至此才确立起来。

西晋由于政治环境与时代精神的变化，赠答诗又比较多地继承了《诗经》那种颂美的雅诗体，这也与西晋人的审美观相适应。西晋人以儒玄结合、柔顺文明取代了建安慷慨任气、磊落使才的人格模式。他们欣赏儒雅尚文、宅心玄远的人格美，从晋武帝给臣下的诏令就能够很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如“尚书郎峤，体素宏简，文雅该通，经览古今，博文多识”^{[6]1476}；“太傅温德深粹，履行高洁，恬远清虚”^{[6]1485}。这种人格特点显著地表现于西晋人的诗歌创作之中，尤其是作为交流手段的赠答诗中。所以西晋的赠答诗的基本特点就是以典雅辞藻颂美对方，如陆机《赠冯文罴迁斥丘令》：“奕奕冯生，哲问允迪。天保定子，靡德不铄。迈心玄旷，矫志崇邈。遵彼承华，其容灼灼。”张载《赠司隶傅咸诗》：“皇灵阐曜，流姿敷醇。苞光含素，以授哲人。于赫洪烈，实子厥真。虑该道机，思穷妙神。汪穆其度，焕蔚其文。实茂成秋，华繁荣春。清藻既振，乃郁乃彬。德风云畅，休声响震。”与情感深厚的建安赠答诗相比，西晋赠答诗流于虚美缺乏艺术个性和诗歌质感。在诗体上，西晋赠答诗主要是四言体，西晋诗人有意识地要学习《诗经》雅诗体，但缺乏情感内涵，因此最终流为空泛的典雅辞藻的堆砌，将赠答诗带入歧途。东晋赠答诗总体上继承西晋诗风，而更集中于对玄理的表现，如孙绰《答许询诗》：“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曲。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黜。”又如《赠温峤诗》、《与庾冰诗》、《赠谢安诗》，王胡之《赠庾翼诗》、《答谢安诗》，郗超《答傅郎诗》等都深受玄风影响，进一步加深了赠答诗的发展困境。

三、元嘉山水诗的兴起与赠答诗的诗体解放

东晋诗歌的发展困境，是由玄理与四言体共同造成的，扭转这种困境无法仅依靠诗人个人的艺术才能，而需要诗歌的内在变革。所谓的诗歌内在变革，包括题材和诗体的变化，任何一方面的变革都会带来整体性的诗歌变化，这是题材与诗体辩证互动的必然结果，本文第一部分已就此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诗史发展来看，元嘉时正是由于山水题材的确立，而使诗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赠答诗即是在这一诗史转折中，实现了诗体的解放。

元嘉山水诗是复变结合的产物，既继承魏晋诗歌抒情言志的艺术传统，又发展出体物写景艺术，拓展了五言体的诗体内涵。元嘉赠答诗的诗体解放，也主要体现为这种新诗体内涵的建构上。元嘉赠答诗虽然仍有一部分是继承西晋四言雅诗体的，如谢灵运《赠从弟弘元诗》、《赠安成诗》、《答中书诗》，但这类诗歌不是元嘉赠答诗的价值所在，元嘉赠答诗的意义在诗体的发展上。如谢灵运与谢惠连兄弟之间的往来酬赠：

屯云蔽曾岭，惊风涌飞流。零雨润坟泽，落雪洒林丘。浮氛晦崖巘，积素惑原畴。
曲汜薄停旅，通川绝行舟。临津不得济，伫楫阻风波。萧条洲渚际，气色少谐和。西瞻
兴游叹，东睇起凄歌。积愤成疢痍，无萱将如何？（谢惠连《西陵遇风献康乐诗》）

洲渚既淹时，风波子行迟。务协华京想，讵存空谷期。犹复惠来章，只足揽余思。
倘若果归言，共陶暮春时。暮春虽未交，仲春善游遨。山桃发红萼，野蕨渐紫苞。鸣嚶

已悦豫，幽居犹郁陶。梦寐仁归舟，释我客与劳。(谢灵运《酬从弟惠连》)

二谢赠答诗的特点是融合情感表现与山水景物描写，增加了诗歌的艺术容量，更具有兴象之美，体现了山水诗兴起之后，五言诗新的诗体内涵。二谢之外，颜延之、鲍照等元嘉诗人的赠答诗创作也体现了诗体的这种新的发展，如颜延之《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诗》：

炎天方埃郁，暑晏阒尘纷。独静阙偶坐，临堂对星分。侧听风薄木，遥睇月开云。
夜蝉堂夏急，阴虫先秋闻。岁侯初过半，荃蕙岂久芬。屏居恻物变，慕类抱情殷。九逝非空思，七襄无成文。

这种诗也是抒情言志的，但相对于建安赠人以言、相励以志的赠答诗，颜延之这种诗更具有文人化的特点，诗人夜晚独坐感物兴情，无可与言遂兴文成篇以寄其怀。可见到元嘉时期，赠答诗逐渐发展为文人之间自由的交流方式，比较自然地继承了建安赠答诗的抒情传统，以此变革了西晋赠答诗空泛的誉美与典雅辞藻的堆砌。同时，元嘉赠答诗又融合了此期兴盛的山水描写，吸收了山水诗的写作手法，如颜延之此诗“侧听风薄木，遥睇月开云。夜蝉堂夏急，阴虫先秋闻。”即在情感表现之外增加了景物形象的描写。其他如《赠王太常僧达诗》：“庭昏见野阴，山明望松雪”，《直东宫答郑尚书道自诗》：“流云霭青阙，皓月鉴丹宫”更是写景名句。谢灵运《酬从弟惠连》“山桃发红萼，野蕨渐紫苞”，谢惠连《西陵遇风献康乐诗》“屯云蔽曾岭，惊风涌飞流。零雨润坟泽，落雪洒林丘。浮氛晦崖巘，积素惑原畴。”亦深得体物笔法。在赠答诗中写景这是很新鲜的特点。从谢灵运、谢惠连、颜延之等诗作中颇能看出赠答诗诗体新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鲍照的赠答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

旅人乏愉乐，薄暮增思深。日落岭云归，延颈望江阴。乱流激大壑，长雾匝高林。
林际无穷极，云边不可寻。惟见独飞鸟，千里一扬音。推其感物情，则知游子心。君居帝京内，高会日挥金。岂念慕群客，咨嗟恋景沉。(《日落望江赠荀丞诗》)

风起洲渚寒，云上日无辉。连山眇烟雾，长波迴难依。旅雁方南过，浮客未西归。
已经江海别，复与亲眷违。奔景易有穷，离袖安可挥。欢觞为悲酌，歌服成泣衣。温念终不渝，藻志远存追。役人多牵滞，顾路惭奋飞。昧心附远翰，炯言藏佩韦。(《吴兴黄浦亭庾中郎别诗》)

鲍照赠答诗的命题颇具特点，从诗题即能看出诗歌抒情写景物相结合的内涵。如第一首，诗人眺望黄昏时江上的风景，感物兴情，故诗歌兴象情感融合得比较自然。第二首开头便直接以景物描写入手，情景结合，这乃是赠答诗的新的写作之法，同时也说明赠答诗诗体内涵的拓展。

随着山水审美意识的自觉、山水作为文学表现范畴的确立，诗人有意识地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表现情感，以增加情感的形象性。山水描写是晋宋之际发展出来的新的诗歌艺术手法，这一艺术最能体现诗人的艺术才能，因此山水诗兴起之后，山水题材、山水描写迅速扩展到几乎所有诗类中，赠答诗毫无疑问也受到山水诗的影响。所以元嘉以来景物描写成为赠答诗重要的组成部分，齐梁人的赠答诗主要就是学习这种的，并在情景结合的艺术上进一步发展。谢朓、王融、何逊等都体现了赠答诗的这一发展特点，如谢朓《新亭渚别范零陵云诗》：“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野，水还江能流。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忧。广平听方籍，茂陵将见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离忧。”前四句写景，但景中含情，后六句抒情，但又在最后两句中将离别之情拉回现实环境之中，情感在景色里余音袅袅委曲动人。说明赠答诗已摆脱颂美传统，并在建安抒情言志的赠答诗传统上，加入了景物描写，确立了情景结合的新的艺术传统。赠答诗的这一诗体特点

与元嘉山水诗的兴起是密切相关的。元嘉赠答诗一方面继承了建安赠答诗抒情言志的传统，另一方面吸收山水诗景物描写艺术，形成了抒情体物的诗美，突破了《诗经》以来赠答诗的颂美传统，实现了赠答诗诗体的解放，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史意义。

参考文献

- [1] 钟嵘. 诗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3.
- [2] 方玉润. 诗经原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552.
- [3] 梅家玲. 汉魏六朝文学新论: 拟代与赠答篇[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04.
- [4] 晏婴. 晏子春秋[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6: 142-143.
- [5] 刘勰. 文心雕龙[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478.
- [6]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全晋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Flourishing of Scenery Poetry and Liberation of Conversation Poetry during Jin and the Following Song Dynasties

CAI Yanf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China 350007)

Abstract: The author i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lourishing of scenery poetry and the liberation of conversation poetry during Jin and the following Song dynasties, and probes how they contributed to each other.

Key words: Scenery; Five-character-ancient-verse; Conversation poetry; Lyrical poems

(编辑: 陈增杰)